

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價值

王偉勇*

摘要

本論文係以兩宋文人所作之詩、詞中，涉及論詞之文字，予以彙錄整理。並歸納為三方面，舉蔡襄、周紫芝、范成大、劉克莊、毛珣、程正同、黃昇、王沂孫、張炎等人所作之詩、詞，論述其價值如次：一、擴大詞學批評之視野；二、提供輯佚考辨之線索；三、輔助建構論詞之觀點。由於此資料目前尚未有學者整理問世，故能藉以運用研究者，為數仍少；而此亦筆者出版《清代論詞絕句初編》後，持續上溯之系列蒐輯及研究，誠信對詞學研究有莫大裨益。

關鍵詞：宋代、詞學、詞論、論詞詩、論詞長短句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On the Values of “*Ci* Commentary in *Shi* (Ancient Verse)” and “*Ci* Commentary in *Ci* (Lyrical Form)”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ang Wei-Y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arrange and systematize *Ci* commentary in *shi* (ancient) verse and *changduanju* (*Ci*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It will review and explore the literature of Song poets such as Tsai Xiang, Zhou Zizhi, Fan Chengda, Liu Kezhuang, Mao Xu, Cheng Zhengtong, Huang Sheng, Wang Yisun and Zhan Yan, literary figures that all made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in the art of *Ci* poetry: 1. To broaden the scope and range of *Ci* poetry criticism. 2. To provide clues in collecting and identifying anonymous materials. 3. To help develop perspectives of *Ci* poetry critic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study of *Ci* commentary is rare since these materials have yet to be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and arranged. This research is a continuation of my book, *Qingdai Lunci Jueju chubian* (Verses of Lyrical Commentary in the Qing Dynasty, First Volume.) In continuing this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resea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is essay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i* poetry.

Keywords: Song Dynasty, *Ci* poetry, *Ci* commentary, *Ci* Commentary in Ancient Verse, *Ci* Commentary in Lyrical Form

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價值

王偉勇

以詩做為文學批評之工具，當自唐·杜甫〈戲為六絕句〉、〈解悶十二首〉之四至八首作品為起始。嗣後作者不絕，如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及〈論詩三首〉、清·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趙翼〈論詩四首〉等，均為享譽壇坫之名篇。

而此習慣亦影響詞壇，唯始創者為誰？歷來眾說紛紜，自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更老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¹，此說殆以清人厲鶚（字太鴻，1692-1752）〈論詞絕句十二首〉開論詞絕句之先河；後世從其說者，不乏其人。如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²，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雖稍作修正，以為約起於清代初年前後，然亦稱「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是今傳作品中較早的一種」³。洎乎嚴迪昌撰《清詞史》，則修正云：「清人論詞絕句並非自厲鶚始，如常州的陳轟恆就早於厲鶚作有6首，但影響遠不如後者。」⁴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更往上追溯，而謂「論詞絕句最晚在元末明初就出現了。……在元末明初，以絕句的形式論詞的有瞿佑的〈易安樂府〉（《香臺集》卷下），這是筆者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的論詞絕句。」⁵此外，孫克強《清代詞學》稱：「論詞詩宋代已有，如劉克莊有〈自題長短句後〉」⁶，唯所舉係劉氏所作之律詩而非絕句。⁷

¹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卷16〈論詩絕句〉，頁390。

² 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收入於氏著：《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294。

³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頁33。

⁴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351。

⁵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國文天地》26：6（2010.11），頁41-42。

⁶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68。

有鑒於此，本人爰自 2004 年起，經由執行國科會計畫，亦帶領眾多學生投入蒐輯、研究「論詞絕句」之行列，主要以清代為主；2009 年至 2010 年，並合力出版《詩詞越界研究》、《清代論詞絕句初編》兩書，總結初步蒐、研之成果。⁸然論詞絕句起源之問題，該書並未解決。蓋此期間黃文吉教授與本人亦指導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生趙福勇撰寫《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博士論文，並囑咐探索此問題。2011 年 1 月，該論文完成後，清楚論斷「論詞絕句」，亦源自唐代。如白居易〈聽歌六絕句〉之論〈何滿子〉、〈楊柳枝詞八首〉之一論〈楊柳枝〉，以及劉禹錫〈楊柳枝詞九首〉之一論〈楊柳枝〉，甚至薛能〈楊柳枝詞五首〉之五論〈楊柳枝〉等，皆是其例。⁹於焉論詞絕句始於唐代，亦可視為定論。

雖然，以詩論詞固不限於「絕句」，但審視詞壇所側重者，確乎僅止於「絕句」，且止於清代論詞絕句。有鑒於此，本人爰就閱讀所及，持續擴及兩宋論詞絕句、律詩、古詩（以上統稱「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即「詞」）等體製之蒐輯及研究。茲先舉證論述其價值如次：

一、擴大詞學批評之視野

目前已出版之詞學批評資料，以詩話、筆記、詞籍（集）序跋、詞話以及筆者編撰之《清代論詞絕句初編》，最為齊全。¹⁰至若清以前之論詞詩以及評點資料，則

⁷ 詳參本人與黃文吉教授共同指導學生趙福勇撰：《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1），頁 39-40。

⁸ 《詩詞越界研究》、《清代論詞絕句初編》兩書，均由臺北里仁書局出版。前者收錄本人與王曉雯、林淑華、鄭琇文等學棣合撰之論文；後者收錄本人與趙福勇等學棣所收清代之論詞絕句，凡 133 家 1067 首。然俟福勇提交論文之際，又考定前揭書中附錄邱晉成、歐陽述、陳芸三家絕句，亦作於清代，於焉日前蒐得之清代論詞絕句總數，實為 136 家，1137 首。見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頁 38。

⁹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頁 40-41。

¹⁰ 詩話類，已出版一系列叢書，如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筆記類，如

有待詞學界繼續蒐輯。以兩宋論詞詩為例，依筆者所輯，發現此中不少見解可補其他資料之不足，而有助於擴大詞學批評之視野。茲以秦觀（字少游，又字太虛，號淮海居士，1049-1100）〈好事近·夢中作〉詞為例：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舞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¹¹

有關此詞之評論，要以蘇軾〈書秦少游挽詞後〉為最早，其言云：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或作「光華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¹²

此評論中之「挽詞」，即指上引〈好事近〉詞；蘇軾係以「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視之。然後人評論乃多以「詞識」視之。如宋·王銍《默記》云：

少游臨死作識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¹³

明·卓人月《古今詞統》云：

曹唐〈偶詠〉：「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遂卒於僧舍。少游此詞，如鬼如仙，固宜不久。¹⁴

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云：

朱易安、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以及1984年起，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之《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序跋類，如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詞話類，如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至於論詞絕句，筆者亦已出版《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一書。

¹¹ 此詞見收於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冊1，頁604。

¹²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冊5，卷68，頁2158。

¹³ 宋·王銍：《默記》，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下，頁46。

¹⁴ 明·卓人月：《古今詞統》（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明思宗崇禎6年刻本），卷5，頁31。

筆勢飛舞。少游後至藤州，醉臥光華亭而卒，此為詞讖矣。¹⁵

以上諸家之評論，實皆以秦觀詞之末結云：「醉臥古藤陰下」，遂以為身卒藤州之讖。而蘇軾「齊死生，了物我」之論，反鮮人留意。實則宋代周紫芝（字少隱，號竹坡居士、靜觀老人、蠅館主人，1082-?）曾作詩呼應蘇軾之觀點，由於未被詞評家採錄，遂湮沒無聞。其詩前題序云：

山谷先生弔秦少游詩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樽前斷腸句，江南唯有賀方回。」¹⁶此以言語文字知少游者也。余鄉人有官藤州者謂余言：「少游既病，洗沐，步上光華亭，手持白玉杯，命取江水，立酌一杯而逝。」嗚呼！此豈徒然者哉？東坡題少游自作挽詞，以為能一死生齊物我，是真知少游者也。¹⁷

詩云：

古藤陰下偶婆娑，南北隨緣意若何；白玉杯寒亭上月，縷金衣斷醉時歌。還將萬里澄江水，盡洗平生綺語魔；能道秦郎解忘物，嶺南唯有雪堂坡。¹⁸

是知周氏先於詩序中肯定蘇軾挽詞論秦詞之見解，復於詩中稱：「能道秦郎解忘物，嶺南唯有雪堂坡」，再度以蘇軾「解忘物」之評為是，足提供讀者更廣之視野。¹⁹同視蘇軾為秦觀知己者，尚有范成大，其〈次韻徐子禮提舉鶯花亭〉（序云：秦少游「水邊沙外」之詞，蓋在括蒼監征時所作。予至郡，徐子禮提舉按部來過，勸予作小亭，記少游舊事，又取詞中語，名之曰鶯花，賦詩六絕而去。明年亭成，次韻寄之）六首之六云：

古藤陰下醉中休，誰與低眉唱此愁；團扇他年書好句，平生知己識儋州。²⁰

此詩亦提及蘇軾喜秦觀詞，除〈好事近〉外，尚有〈踏莎行〉詞：

¹⁵ 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1，頁22。

¹⁶ 此詩見錄於宋·黃庭堅：〈寄賀方回〉，《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於《四部叢刊正編》第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11，頁98。

¹⁷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冊26，卷1504，頁17155。

¹⁸ 此詩見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26，卷1504，頁17155。

¹⁹ 有關此詩之詳解，可參拙作：〈南宋「論詞」詩四首析論〉，《淡江中文學報》25（2011.12），頁35-67。

²⁰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41，卷2251，頁25838。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²¹

據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十引《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略)。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于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²²是可知蘇軾對秦詞之喜愛及評賞之貼切，故恆為詩人寫入作品中，可彌補其他資料之不足。

其次，再舉南宋詞人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1179-1243）為例。孫氏詞見錄於《全宋詞》僅十一闕，其中七闕錄自南宋·趙聞禮《陽春白雪》，一闕錄自南宋·周密《絕妙好詞》²³，自以「雅正」為主。詞評家論其詞，亦留意此等作品，如宋·沈義父《樂府指迷》稱：「孫花翁有好詞，亦善用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可惜」²⁴；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稱：「孫花翁惟信，字季蕃。在江湖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有《花翁詞》一卷。〈夜合花〉(閨情)云：『風葉敲窗，露蛩吟甃，謝娘庭院秋宵。』又云：『魂斷留夢，煙迷楚驛，月冷藍橋。』又云：『羅衫暗摺，蘭痕粉跡都銷。』又云：『幾時重憑，玉驄過處，小袖輕招。』又〈燭影搖紅〉(詠牡丹)云：『對花臨景，為景牽情，因花感舊。』又云：『絮飛春盡，天遠書沉，日長人瘦。』又〈南鄉子〉(感舊)云：『霜冷闌干天似水，揚州。薄倖聲名總是愁。』又云：『一夢覺來三十載，風流。空對梅花白頭。』詞之情味纏綿，筆力幽秀，讀之令人涵泳不盡。」²⁵

然劉克莊（初名灼，字潛夫，號後村，1187-1269）曾於所作五首詩中，提及其人其詞，茲先引錄三首如次：

〈哭孫季蕃二首〉

²¹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1，頁592。

²²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卷50，頁344。按：今所見《冷齋夜話》（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並未收此條。

²³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178-3181。

²⁴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冊1，頁278。

²⁵ 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2，頁1484。

歲晚湖山寄幅巾，浩然不見兩眉顰；看花李益無同伴，顧曲周郎有後身。厚祿殷勤營葬地，隱君歡喜得吟鄰；看來造物於君厚，判斷風光七十春。

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都知柳七名。自有菊泉共祭享，不消麥飯作清明；老身獨殿諸人後，吟罷無端雪涕橫。²⁶

〈自題長短句後〉

春端帖子讓渠儂，別有詩餘繼變風；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蜀公嘉柳歌仁廟，洛叟譏秦媿上穹；可惜今無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²⁷

以上兩組詩，均提及柳永，一為「兒女都知柳七名」，一為「蜀公嘉柳歌仁廟」。前者以「柳永」比孫氏，謂人人皆知孫氏名氣；後者以范鎮（字景仁，累封蜀郡公，諡忠文，1008-1088）曾稱頌柳永能將仁宗 42 年太平盛況，形容曲盡之事²⁸，喻孫氏（花翁）作品亦具「實寫」之特色。而欲知箇中消息，必先知其行實，劉克莊曾撰〈孫花翁墓誌銘〉云：

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頴，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於婺，後去婺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以貨為贅疣，一身之外無它人，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廡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此字疑作「聞」字為是）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緼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篴，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季蕃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

²⁶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58，卷 3045，頁 36320。按：劉氏於「吟鄰」兩字下自注云：「唐人題李白墳云：『誰移未陽家，來作此吟鄰。』」

²⁷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58，卷 3066，頁 36584。按：此詩於「媿」字下附注云：「原作『媿』，據馮本改。」又於「無」字下附注云：「原作『世』，據馮本改。」

²⁸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載：「范蜀公（鎮）少與柳耆卿同年，愛其才美，聞作樂，嘗嗟曰：『繆其用心。』謝事之後，親舊聞盛唱柳詞，後嘆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宦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盡形容之。』」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9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本，1985），卷 42，頁 134。

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²⁹

自上引資料，可見劉克莊與孫惟信，交游匪淺；故孫氏卒，既為之作墓誌銘，復作挽詩以弔之。又自墓誌銘所稱「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則見劉氏最推崇孫氏者，首在其「節操」，次為詩之成就，又次為詞之成就。就「節操」言之，孫氏世襲武爵，國步維艱，理當為世所用。然年屆二十以後，值寧宗（1195-1224）、理宗（1225-1264）相繼在位，奸相弄權，英雄已難出頭，故一旦「棄去」，終不涉政事，所談盡屬山水風月；乃為公卿所推重，則其磊落胸襟，當有令人稱許者。劉克莊〈沁園春·送孫季蕃弔方漕西歸〉詞云：

歲寒天暮，一劍飄然，幅巾布裘。盡緣雲鳥道，躋攀絕頂，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南來萬里何求。因感慨橋公成遠游。歎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鬥酒，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客，獨羊曇一個，灑淚西州。³⁰

劉鎮（寧宗嘉泰2年進士，1202）〈沁園春·和劉潛夫送孫花翁韻〉詞云：

誰似花翁，長年湖海，蹇驢弊裘。想紅塵醉帽，青樓歌扇，揮金談笑，惜玉風流。吳下阿蒙，江南老賀，肯為良田二頃謀。人間世，算到頭一夢，螻蟻王侯。悠悠吾道何求。況白首相逢說舊游。記疏風淡月，寒燈古寺，平章詩境，分付糟丘。聚散搏沙，炎涼轉燭，歸去來兮萬事休。無何有，問從前那個，騎鶴揚州。³¹

以上兩詞，據錢仲聯《後村詞箋注》編年，劉克莊係作於寧宗嘉定16年（1223）³²，時孫惟信年四十四。吾人讀其內容，知劉克莊為年屆中年猶未建節封侯之孫惟信頗覺不平，復為英雄就此終其一生，惋惜不已，印證劉氏一生，豈非夫子自道乎？至於劉鎮和詞，則道出孫氏視王侯如螻蟻之灑脫，以及世道炎涼之悲慨，終乃肯定其

²⁹ 此墓誌銘，見於宋·劉克莊：《後村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80冊，卷39，頁429-430。

³⁰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311。

³¹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163。

³² 錢仲聯：《後村詞箋注》（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卷1，頁4。

「歸去」之抉擇。要之，皆以「氣節」相推重也。

至論孫氏之詞，劉克莊雖謂不如其詩，然值史彌遠詩禁之際，孫氏委曲心境乃託之於「樂府」³³，故其詞頗見稱於當時。劉克莊於〈哭孫季蕃二首〉詩中，一以「顧曲周郎有後身」，稱其填詞識音；一以「兒女都知柳七名」，道其詞壇聲名。然自所作〈墓志銘〉記載與孫氏對答一段衡之，孫氏對王安石（字介甫）稱柳永「繆用其心」，孫覺（字莘老）譏「少游放潑」，係以「彼踐實境」看待，則知柳、秦皆以真實反映當時局勢民情為可貴。至其所作乃自喻為「寓言」，蓋處網禁之下，不得不有顧忌，遂買醉花間，悠忽其詞。讀者須知此背景，方能探得箇中道理。元·方回《瀛奎律髓》稱：「孫季蕃老於花酒，以詩禁，僅為詞，皆太平閒人也。」³⁴此論極道地，堪稱孫氏知己。

雖然，自劉克莊〈夜檢故書，得孫季蕃詞，有懷其人二首〉詩，可知孫氏另有豪宕之作，茲引錄如次：

貪聽譙更夜未眠，偶拈一卷向燈前；鳳簫按譜聲聲叶，鮫帕盛珠顆顆圓。洛叟曾規秦學士，蜀公晚喜柳屯田；江湖冷落詞人少，難起花翁傍酒邊。

中年豪宕以詞行，醉墨淋漓一座傾；昔競捧箋求少蘊，今誰瀝酒弔耆卿。戴花起舞生無悶，薦菊為肴死亦清；愁絕水仙祠畔路，萋萋芳草幾枯榮。³⁵

自詩中所稱「鳳簫按譜聲聲叶，鮫帕盛珠顆顆圓」，以及「中年豪宕以詞行，醉墨淋漓一座傾」，則知孫氏詞宜兼婉約、豪放而有之，惜今未能睹其全集。³⁶然自劉克莊

³³ 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載：「宋寶慶（宋理宗年號，1225-1227）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名克莊）《南獄稿》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本改劉屏山（名子翬）句也。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敖器之（名陶孫）所作，言者併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彌遠議下大理逮治，鄭丞相清之在瑣闥，白彌遠中輟，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之徒，改業為長短句。紹定癸巳（即紹定6年，1233）彌遠死，詩禁解。」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2，頁1484。按：此事原見載於元·方回《瀛奎律髓》錄劉克莊〈落梅〉詩注，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66冊，卷20，頁260。

³⁴ 元·方回：《瀛奎律髓》，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66冊，卷42，頁461。

³⁵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58，卷3055，頁36443。

³⁶ 趙萬里輯有《花翁詞》一卷，收入於氏輯：《校輯宋金元人詞》（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與《全宋詞》所錄全同，唯次第稍異耳。

所作〈墓志銘〉稱其棄官後，「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可推知其集中或難見慷慨談論時勢之作。雖然，藉詞抒寫生不逢時、不為世用之情，則劉、孫兩人固無二致；此即劉克莊〈自題長短句〉詩末結所謂：「可惜今無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之真諦也。茲舉三首孫氏豪放作如次，以供鼎鑿之嘗：

〈失調名·四十九歲自壽〉

壽花戴了。山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淳熙可考。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尚一年小。謝屐唐衣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鐘離早。又曾參、兩個先生道，又也曾偷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衮衣茸纛。但要酒星花星照。鶻笑到老。

〈山龍吟·除夕〉

小童教寫桃符，道人還了常年例。神前灶下，祓除清淨，獻花酌水。禱告些兒，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詩寫字，分數上面，略精進、儘足矣。飲量添教不醉。好時節、逢場作戲。驅儺爆竹，軟錫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鵲也、同添一歲。願家家戶戶，和和順順，樂升平世。

〈望遠行·元夕〉

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漫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三十年話。量減才慳，自覺是、歡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忤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³⁷

此等作品，亦屬孫氏真實生活及處事態度之告白，全屬豪放直致之作，真有劉克莊《後村詞》之況味。³⁸要之，吾人若能檢得劉克莊論及孫惟信之詩篇，即可通盤了解其詞之特色，必不致為雅正詞家之眼光所限制，此即兩宋論詞詩及論詞絕句之價值所在。

又次，以周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蘋洲、蕭齋，1232-1298）詞為例，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彙評》一書，列有「小傳」、「傳紀資料」、「年譜」、「著述」、「總評」

³⁷ 以上三詞，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178、3180、3181。

³⁸ 明·楊慎《詞品》云：「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別調》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也。……送陳子華帥真州云……莊語亦可起儒。」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1，卷5，頁511。

等單元，對於〈草窗詞〉之評論資料，可謂蒐羅繁富。然「總評」中，僅錄得李彭老〈浣溪沙·題草窗詞〉、李萊老〈青玉案·題草窗詞卷〉、李萊老〈清平樂·題草窗詞〉三闋³⁹，然依筆者檢索，尚有下列具「論詞」意味，與周密相關之長短句，宜更補入，於其人其詞之評論，方稱完備：

毛珣〈踏莎行·題草窗詞卷〉

顧曲多情，尋芳未老。一庭風月知音少。夢隨蝶去恨牆高，醉聽鶯語嫌籠小。紅燭呼盧，黃金買笑。彈絲踮躑長安道。彩箋拈起錦囊花，綠窗留得羅裙老。

王沂孫〈踏莎行·題草窗詞卷〉

白石飛仙，紫霞悽調。斷歌人聽知音少。幾番幽夢欲回時，舊家池館生青草。風月交游，山川懷抱。憑誰說與春知道。空留離恨滿江南，相思一夜蘋花老。

張炎〈祝英臺近·與周草窗話舊〉

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漢南樹。轉首青陰，芳事頓如許。不知多少消魂，夜來風雨。猶夢到、斷紅流處。最無據。長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遲暮。幾回聽得啼鴉，不如歸去。終不似、舊時鸚鵡。

張炎〈一萼紅·弁陽翁新居，堂名志雅，詞名蕢洲漁笛譜〉

製荷衣。傍山窗卜隱，雅志可閒時。款竹門深，移花檻小，動人芳意菲菲。怕冷落，蕢洲夜月，想時將、漁笛靜中吹。塵外柴桑，燈前兒女，笑語忘歸。分得煙霞數畝，乍掃苔尋徑，撥葉通池。放鶴幽情，吟鶯歡事，老去卻願春遲。愛吾廬、琴書自樂，好襟懷、初不要人知。長日一簾芳草，一卷新詩。

張炎〈西江月·絕妙好詞乃周草窗所集也〉

花氣烘人尚暖，珠光出海猶寒。如今賀老見應難。解道江南腸斷。謾擊銅壺浩歎，空存錦瑟唯彈。莊生蝴蝶夢春還。簾外一聲鶯喚。

張炎〈思佳客·題周草窗武林舊事〉

夢裡營騰說夢華。鶯鶯燕燕已天涯。蕉中覆處應無鹿，漢上從來不見花。今古事，古今嗟。西湖流水響琵琶。銅駝煙雨棲芳草，休向江南問故家。⁴⁰

³⁹ 吳熊和：《唐宋詞彙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冊5，頁3800-3811。三闋詞見於頁3809。

⁴⁰ 以上六闋詞，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5，毛珣詞，頁3908；王沂

二、提供輯佚考辨之線索

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另一價值，即在提供輯佚、考辨之線索，包含詞調、詞人行實及作品等。如蔡襄（字君謨，諡忠惠，1012-1067）〈客有至自京師，言諸公春間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云：

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嵩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急翠裙圓。清遊勝事傳京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罇前沈醉客，天涯回望重依然。⁴¹

此詩中提及某春季，朝廷諸公曾聚會於李端懿（字元伯，諡良定，1013-1060）園池，並傳唱〈多麗〉新詞，吾人即可據以蒐輯。今檢《全宋詞》，確乎蒐載此詞，係錄自吳曾（字虎臣，南宋高宗時累遷工部郎中，生卒年不詳）《能改齋漫錄》之記載：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略）。……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嘆耳。又近者有客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盛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迴首重依然。⁴²

據此，既可蒐得〈多麗〉詞，亦可詳知此詞填作之背景。唯《全宋詩》係據《蔡忠惠集》卷八載錄，比較《能改齋漫錄》所登，仍有數字差異；此中除「盞」與「盞」、「罇」與「尊」、「回」與「迴」係異體字外，「峯巒」，原作「嵩巒」；「初認」原作「初急」；「盛事」，原作「勝事」；「都下」，原作「京下」，自宜從原集為是。蔡襄另有〈呈沈子山〉（自注：邈字子山，時知福州）詩二首之一云：

荷葉新詞天下工，玉人垂首倚秋風；一聲清唱穿雲去，斜日烘簾曲未終。⁴³

據此，可知沈邈（字子山，宋仁宗慶曆初為侍御史，生卒年不詳）曾填作「荷葉新

孫詞，頁 4257；張炎詞，頁 4392、4405、4425、4450。

⁴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7，卷 392，頁 4823。

⁴²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冊下，卷 16，頁 2。此中提及聶冠卿〈多麗〉詞，見錄於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 1，頁 13。

⁴³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7，卷 389，頁 4792。

詞」，傳唱一時。而「荷葉」可有兩種詮解，一為其作品涉及詠荷葉者，然檢核《全宋詞》所收沈詞，僅〈剔銀燈〉兩闕，「存目詞」〈憶王孫〉一闕；前者題為「途次南京憶營妓張溫卿」，後者僅存「依依官柳拂宮牆」，與詠荷迴不相侔，蓋屬佚詞。其次，係指沈氏新填〈荷葉杯〉（又名〈月當樓〉、〈畫簾垂〉、〈荷葉曲〉）詞。按：〈荷葉杯〉乃唐教坊曲名，單調係溫庭筠所作，雙調係韋莊所作⁴⁴，不知沈氏新作屬何體製？抑別創新體製，均有待學者進一步蒐輯。

其次，舉劉克莊論詞之相關詩篇及長短句如次：

〈跋方寔孫長短句〉

金針玉指巧安排，直把天孫錦剪裁。樊素口中都道得，春鶯轉處細聽來。欲歌郢客聲難和，纔誤周郎首已迴。可惜禁中無應制，等閑老却謫仙才。

〈六言二首答陳天驥長短句〉

天孫機上刀尺，雪兒口裏宮商。愧我元非郢客，恨君不識秦郎。書裙曾累逐客，墜釵能謗醉翁。寧作經學博士，勿為曲子相公。⁴⁵

〈漢宮春·題鍾肇長短句〉

謝病歸來，便文殊相問，懶下禪床。雀羅晨有剝啄，顛倒衣裳。袖中贄卷，原夫輩、安敢爭強。若不是，子期苗裔，也應通譜元常。村叟雞鳴籟動，更休煩簫管，自協宮商。酒邊喚回柳七，壓倒秦郎。一觴一詠，老尚書、閑殺何妨。煩問訊，雪洲健否，別來莫有新腔。

〈最高樓·再題周登樂府〉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八音相應諧韶樂，一聲未了落梁塵。笑而今，輕郢客，重巴人。只少箇、綠珠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欺賀晏，壓黃秦。可憐樵唱並菱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篷底月，甕間春。

〈鷓鴣天·戲題周登樂府〉

⁴⁴ 溫、韋兩人詞，今見錄於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冊上，「正編」卷1，頁124、158。

⁴⁵ 以上兩詩，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58，卷3050，頁36373、36449。此中「陳天驥」之「陳」字，《全宋詩》編者按云：馮本、盧本、張本作「林」。

詩變齊梁體已澆。香奩新制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寂寂誰知爨下焦。
揮彩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妖嬈。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⁴⁶

以上五篇作品，前兩首詩，一跋方寔孫（字端卿，一字端仲，號涼山，生卒年不詳）長短句，從詩中所稱，可知其詞組繡華麗，雅正可唱，流行一時；乃一位知音識曲，適合填「應制」詞者流。然核檢《全宋詞》，並未見著錄，殊值後人留意蒐輯。另一首詩論「陳天驥」（或作「林天驥」詞），亦不見載於《全宋詞》。而依劉氏作詩慣例，或以詞人字號相稱，如前舉與孫惟信相關之詩詞，皆以其字「季蕃」相稱。然亦有逕稱名者，如「方寔孫」即是其例。然筆者依此索查此人，均無所得。唯依起首兩句及末四句以「書裙曾累逐客」⁴⁷、「墜釵能謗醉翁」⁴⁸、「勿為曲子相公」⁴⁹相戒，可知此人蓋為民間歌館填詞者，其作品亦有待後人持續蒐輯。

⁴⁶ 以上三詞，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320、3358、3367。

⁴⁷ 此句蓋指王觀填〈清平樂〉詞遭逐之事。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為媿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為擬李太白應制，非也。」（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冊下，卷17，頁4）。此事亦見載於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王甫為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詞見前，此略。唯下片首句，此引作『錦綉舞徹〈涼州〉』；第三句引作『一夜御前宣喚』，稍有不同。）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與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為逐客，有〈冠卿集〉行於世。」（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卷9，頁382。）

⁴⁸ 此句係指歐陽脩填〈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事，詞之末結云：「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墜釵橫」，故劉氏據以入詩。至於本事，則見載於宋·錢世昭《錢氏私志》：「歐文忠公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錢惟演）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圃，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詞略）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觴歐，而令公庫償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先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宋·錢世昭：《錢氏私志》，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036冊，卷1，頁661。）

⁴⁹ 「曲子相公」，用和凝事。據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載：「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豔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卷6，頁135。）

後三闋，〈漢宮春〉係題鍾肇長短句，上片稱其袖中贄卷，原夫（宋·劉敞，字原夫，舉慶曆進士）輩安敢爭強；又稱鍾氏應係鍾子期苗裔、鍾繇（字元常）之後，皆知音識曲之士。下片進而稱鍾氏所作，不需憑藉簫管，自合天籟，足與柳永相媲美，甚至壓倒秦觀，誠然稱賞之至！其〈鍾肇史論跋〉復云：「余始見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斑，作而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究其論而別。』」⁵⁰斯可見鍾肇長短句亦有可觀者。而鍾氏必認識黃孝邁（字德文，號雪舟），故詞中末結乃云：「煩問訊，雪洲健否，別來莫有新腔。」然查《全宋詞》，已輯錄黃孝邁殘篇⁵¹，卻不見鍾肇之作，殊覺可惜！至若〈最高樓〉、〈鷓鴣天〉，同為題周登樂府而作，詞中稱其能承周邦彥，所作「八音相應」，可欺賀鑄、晏幾道，壓黃庭堅、秦觀；惜無雪兒、佳人傳唱其樵唱、菱曲，斯亦可證周登蓋亦民間歌館填詞者。劉氏取周邦彥與之相媲美，恐係同姓周而有溢美之詞，否則如此作手乃無片言隻字傳世，甚可怪也！再如以下兩詞：

程正同〈朝中措·題集閑教頭簇〉

少年不入利名場。花柳作家鄉。一片由甲口背，幾多耍俏心腸。周郎學識，秦郎風度，柳七文章。聊借生綃一幅，與君寫盡行藏。

黃昇〈木蘭花慢·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

自沈香夢斷，風雨外、失餘春。悵袍錦淋漓，金鑾論奏，四海無人。蛾眉古來見妒，奈昭陽、飛燕亦成塵。惟有空梁落月，至今能為傳神。神遊八表跨長鯨。誰是再來身。愛雲月溪頭，玉環一曲，筆力千鈞。人間不堪著眼，但香名、百世尚如新。乞我九霄蜚珮，梯空共上秋旻。⁵²

⁵⁰ 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鍾肇史論跋》：「本朝如晏叔厚、賀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輩，小詞膾炙人口，他論著世罕見，豈為詞所掩歟？抑材有所局歟？惟秦、晁二公詞既流麗，他文亦皆精確可傳。余始見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斑，作而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究其論而別。』」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111，頁1026。

⁵¹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525。按：《全宋詞》著錄黃孝邁詞凡4闋，此中〈行香子〉、〈水龍吟〉（自側金卮）錄自《後村集》卷89為殘篇；〈秦夜月〉、〈水龍吟〉（閒情小院沉吟）錄自周密《絕妙好詞》卷4，為完整作品。

⁵² 以上兩詞，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375、3793。

以上兩詞，第一關係「題集閑教頭簇」，不知「集閑教頭」為何人？然詞中云「花柳作家鄉」，又云「周郎學識，秦郎風度，柳七文章」，可知蓋屬民間填詞者流，其作品亦待蒐輯。至若第二闕，係「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馮雲月」何許人？據《全宋詞》於「馮偉壽」下附小傳云：「字艾子，號雲月，馮取洽子。」⁵³然劉毓盤〈輯校雲月詞跋〉據《歷代詞人姓氏錄》論定：「艾子，字偉壽，號雲月，延平（今福建南平）人，有《雲月詞》。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雲月為雙溪翁子，精律呂，能自製曲。』⁵⁴溪翁名取洽，字熙之，有《雙溪詞》一卷。雙溪為南劍州名勝地，見劉克莊、嚴仁諸家詞，蓋取所居以名集也。」並駁斥清·沈雄《古今詞話》：「雙溪子偉壽，字文子，詞多自製腔」之說。⁵⁵劉毓盤既引黃昇詞選為證，而黃昇又有〈木蘭花慢·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之作，可見黃、馮素有往來，自以黃說為是。其次，《唐宋词彙評》雖著錄「馮偉壽」〈春風裊娜·春恨〉（被梁間雙燕）、〈春雲怨·上巳〉（春風惡劣）、〈眼兒媚·春情〉（自顰雙黛聽啼鴉）三詞⁵⁶，卻未著錄其〈玉連環·憶李謫仙〉詞，蓋不知有黃昇〈木蘭花慢〉之評也。茲引錄該詞如次：

謫仙往矣，問當年、飲中儔侶，於今誰在。嘆沉香醉夢，胡塵日月，流浪錦袍宮帶。高吟三峽動，舞劍九州隘。玉皇歸覲，半空遺下，詩囊酒佩。

雲月仰挹清芬，攬虬鬚、尚友千載。晉宋頽波，羲皇春夢，尊前一慨。待相將共躡，龍肩鯨背。海山何處，五雲靄靄。⁵⁷

此詞係藉詠李白，諷唐室因「沉香醉夢」以致遭罹「胡塵日月」，以喻南渡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情況；下片更以「晉宋頽波」為喻，刺南渡之後，朝政日非，以致「羲皇」境界乃如春夢般，杳不可及，終不如隨李白騎鯨而去。然「海山何處」？恐落腳藏身之地亦不可得；此蓋晚宋士大夫見「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氣象而深致感慨也。於焉黃昇〈木蘭花慢〉乃以「悵袍錦淋漓，金鑾論奏，四海無人」相回應，

⁵³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823。

⁵⁴ 宋·黃昇：《花庵詞選·續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89冊，頁519。唯原文作：「馮偉壽，字艾子，號雲月，雙溪子，精於律呂，詞多自製腔。」

⁵⁵ 以上引文，見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卷4，頁341。

⁵⁶ 吳熊和：《唐宋词彙評》，冊4，頁3561-3562。

⁵⁷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4，頁3823。

以凸顯馮氏之能挺身呼籲，卓爾可欽；終以「人間不堪著眼，但香名、百世尚如新」相勉，以示孤臣縱無力回天，亦不屑同流合污，而願隨馮氏「梯空共上秋旻」，灑然而去！就詞學批評資料而言，此作品亦值蒐輯，以見晚宋詞人之心境及進退取捨之矛盾也。

三、輔助建構論詞之觀點

今人建構前人論詞之觀點，要皆依據已然印行之詩話、筆記、詞籍（集）序跋、詞話等（參注 10）。筆者編輯清代論詞絕句時，復積極呼籲學者宜留意及此，並舉厲鶚、宋翔鳳、馮煦三人為例，謂建構厲鶚之詞學觀，必兼顧其詞籍序跋、《絕妙好詞箋注》以及〈論詞絕句〉12 首；建構宋翔鳳之詞學觀，必兼顧其《樂府餘論》及〈論詞絕句〉20 首；建構馮煦之詞學觀，必兼顧其《六十一家詞選》（含〈例言〉）及〈論詞絕句〉16 首⁵⁸，方能盡得其全豹。以此準度，南宋劉克莊，既有詩話，又有題跋、詩、詞涉及論詞意見，卻未見《詞話叢編》收錄，豈不可怪？蓋此書所錄宋人 11 部詞話，除張炎《詞源》、沈義文《樂府指迷》係專著外，餘自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至周密《洗然齋詞話》，要皆輯自詩話、筆記及詞選附評，乃未輯錄劉克莊《後村詩話》中之論詞意見，遑論其詩、詞、題跋！洎乎施蟄存、陳如江輯錄《宋元詞話》，廣補《詞話叢編》之不足，始摘錄《後村詩話》中與詞相關之資料 16 則；又摘錄後村題跋 7 則，合計 23 則⁵⁹，劉氏之詞學觀，已可據以考察，然仍遺漏詩、詞。

2007 年 6 月，山東濟南大學崔海正、代亮發表〈劉克莊詞論——從《後村詞話》看後村之詞學觀〉一文，宣稱自劉克莊所撰之詩話、題跋、詩、詞中涉及詞之言論近五十則，予以輯錄；並分詞體觀、創作觀、詞人論三部分予以綜述⁶⁰，可謂先著

⁵⁸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頁 25-27。

⁵⁹ 施蟄存、陳如之輯錄：《宋元詞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頁 520-529。

⁶⁰ 以上引述意見，見崔海正、代亮：〈劉克莊詞論——從《後村詞話》看後村之詞學觀〉一文，收入

我鞭，深具洞見。本文特以其論詞詩、論詞長短句兩部分為主，配合其他相關資料，予以歸納論述，期能有助於輔助建構劉克莊之詞學觀：

（一）推尊柳詞能反映「實境」

檢核劉克莊諸多評詞之言論，發現北宋詞人柳永，最為劉氏所推崇。此特點崔海正、代亮亦已發現，並以為「之所以如此，大概一是柳永知音曉律，詞多可歌，符合後村重音律的詞學觀；二是柳永詞描繪出了北宋的承平氣象，這又暗合後村的故國之思；三是柳永個人的不幸遭際激起了後村的同情之心。此外，柳永與後村俱為福建人，對柳氏的稱道或許也與推舉鄉賢的心理有關。」⁶¹而自筆者於前兩節所引之詩、詞證之，劉氏之推尊柳永，確乎毋庸置疑。如「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都知柳七名。」（〈哭孫季蕃二首〉之二）、「蜀公嘉柳歌仁廟，洛叟譏秦媿上穹」（〈自題長短句後〉）、「洛叟曾規秦學士，蜀公晚喜柳屯田」（〈夜檢故書，得孫季蕃詞，有懷其人二首〉之一）、「村叟雞鳴籟動，更休煩簫管，自協宮商。酒邊喚回柳七，壓倒秦郎。」（〈漢宮春·題鍾肇長短句〉）等，皆是其例。而筆者更進一步指出劉克莊所以推崇柳永，主要在於柳詞能反映「實境」（評參本文第一小節）；此論點於北宋末及晚宋局勢衰頹之際，尤見主張。如宋·黃裳（字冕仲，一作勉仲；一云字道夫，號演山，福建延平人，1044-1130）〈書樂章集後〉云：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也？⁶²

宋·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理宗端平中曾為浙西提舉，且嘗仕於福建莆田）《直齋書錄解題·樂章集》云：

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4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07），頁197-206。

⁶¹ 崔海正、代亮：〈劉克莊詞論——從《後村詞話》看後村之詞學觀〉，頁204。

⁶² 宋·黃裳：〈書樂章集後〉，《演山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20冊，卷35，頁239-240。

柳三變耆卿撰。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初磨勘及格，昭陵以浮薄罷之，後乃更名永。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若其人則不足道也。⁶³

宋·張端義（字正夫，晚自號荃翁，理宗端平間曾應詔上書，1179-?）《貴耳集》云：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叩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⁶⁴

然如此見解，經宋末張炎「雅正」說之推行，清代陽羨詞派之尊蘇、辛，浙西詞派之尊姜、張，常州詞派之尊溫、周，尊柳之詞學觀終湮沒無聞。泊乎晚清馮煦《蒿庵論詞》稱：「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⁶⁵；陳銳《衰碧齋詞話》稱：「柳三變，純乎其為詞矣乎！」又引鄭文焯稱：「蓋能見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神」⁶⁶，於焉尊柳之說又倡行一時；然推其原始，劉克莊實鼓吹於前，特前人未自其所撰詩、詞架構其詞學觀為可惜耳。

（二）兼重婉約、豪放之作

劉克莊既以推尊柳詞之「實境」為尚，對於詞人詞作之批評，自以此為準則。如本文第一節舉劉氏論孫惟信其人其詞，既肯定其「中年豪宕以詞行，醉墨淋漓一座傾」（〈夜檢故書，得孫季蕃詞，有懷其人二首〉之二），亦肯定其棄官後「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孫花翁墓誌銘〉）之風骨，以及「鳳簫按譜聲聲叶，鮫帕盛珠顆顆圓」（〈夜檢故書，得孫季蕃詞，有懷其人二首〉之二）之作品，要皆能反映「實境」，故兼取其豪放、婉約之作也。他如〈六言二首答陳天驥長短句〉云：「天孫機上刀尺，雪兒口裏宮商」、〈跋方寔孫長短句〉云：「金針玉指巧安排，直把天孫錦剪裁。樊素口中都道得，春鶯囀處細聽來」、〈最高樓·再題周登樂府〉云：「八音

⁶³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冊下，卷 21，頁 1271。

⁶⁴ 宋·張端義：《貴耳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865 冊，卷上，頁 425。

⁶⁵ 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585。

⁶⁶ 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冊 5，頁 4197、4199。

相應諧韶樂，一聲未了落梁塵」(以上均見前兩節引)。凡此皆係劉氏詩、詞中強調詞須能歌、委婉之明證。此與其〈翁應星樂序〉所稱：「長短句當使雪兒囀春鶯輩可歌，方是本色。」又〈劉瀾樂府跋〉云：「詞當協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為色，君所作未知協律否？前輩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問之。」⁶⁷正足以相發明。

雖然，劉氏於〈翁應星樂序〉中復云：「其說亭郭堡戍間事，如荊卿之歌、漸離之築也。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事之作，又如阮籍康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陸二公有此氣魄。」⁶⁸一序而有兩主張，即在於劉氏能兼顧理想與現實，故能並重詞人婉約與豪放之作。他如〈辛稼軒集序〉云：

公所作大聲鑿鞞，小聲鏗鉤，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⁶⁹

《後村詩話》論陸游詞云：

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⁷⁰

是知劉氏論其人其詞，實能兼顧並取，而一歸於如實道其處境為尚。甚而面對不得已之處境，須以寄託出之者，劉氏亦能為之揄揚肯定。如〈跋劉叔安感秋八詞〉云：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搢搢。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力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

⁶⁷ 以上兩段引文，見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翁應星樂序〉見於卷97，頁890；〈劉瀾樂府跋〉見於卷190，頁1006。

⁶⁸ 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卷97，頁890。

⁶⁹ 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卷98，頁898。

⁷⁰ 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卷111，卷180，頁1164。

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⁷¹

據上整理，可見欲探得劉克莊之詞學觀，必兼顧其詩話、題跋及所作詩、詞，方能據以互補，而有較全面之認知。如能進而知其寫作之先後，復取其作品相印證，則此中之矛盾及疑惑，亦必能據以釐清。本文先依所得資料，揭此兩觀點如上，更全面、周密之架構，容另為文繼續探究。

綜上論述，可知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價值，實包含三大面向：其一，擴大詞學批評之視野，如秦觀〈好事近·夢中作〉詞，向來以「詞讖」說論之，然周紫芝論詞詩另提「一死生，齊物我」之見解，足張揚蘇軾之主張；又如孫惟信之作品，一般均錄其婉約可歌之作，劉克莊則指出孫氏亦有豪放之作，足供後人參考；再如論周密之其人其詞，前行研究者雖亦蒐得論周氏之詩、詞，卻漏蒐題其詞集《草窗詞》或《蘆洲漁笛譜》、《絕妙好詞》、筆記《武林舊事》之作，若能全面掌握必可擴展批評視野。其二，提供輯佚考辨之線索，如蔡襄詩提及聶冠卿〈多麗〉新詞，可據校正《全宋詞》之用字；又提及沈邈填〈荷葉〉新詞，卻未見《全宋詞》著錄，即可題供後人輯佚之線索。又如劉克莊既為方寔孫及陳天驥長短句題詩，又為鍾肇長短句、周登樂府題詞，均未見《全宋詞》著錄，正可指引後人持續補輯。他如程正同詞，提及「集閑教頭簇」之長短句亦然。至於黃昇填詞評馮偉壽詞，從未見人提及，殊可補入輯評。其三，補助建構論詞之觀點，本文特以劉克莊所作詩中有關論詞之資料，強調必將此兩項資料，及其詩話、題跋涉及論詞部分，予以彙整，方能完整架構其詞學觀；要以「推尊柳詞能反映實境」及「兼取婉約、豪放之作」最為顯著。此觀察及研究方法，雖有學者較筆者領先關注，然論嚴謹度，仍有補強空間，端賴學者持續發揚。

⁷¹ 宋·劉克莊撰：《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48冊，卷100，頁915。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依時代先後)

-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宋·黃裳：《演山集·書樂章集後》，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寄賀方回》，收入於《四部叢刊正編》第 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王銍：《默記》，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錢世昭：《錢氏私志》，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
- 宋·張端義：《貴耳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8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
- 宋·劉克莊：《後村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於《四庫叢刊景舊抄本》第 4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宋·黃昇：《花庵詞選·續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89 冊，臺

-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9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收入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元·方回：《瀛奎律髓》，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楊慎：《詞品》，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明·卓人月：《古今詞統》，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明思宗崇禎 6 年刻本。
- 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收入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 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二、近人專著(依姓氏筆畫)

- 王偉勇：〈南宋「論詞」詩四首析論〉，《淡江中文學報》25 (2011.12)，頁 35-67。
- 吳熊和：《唐宋詞彙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 施蟄存：《詞集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施蟄存、陳如之輯錄：《宋元詞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錢仲聯：《後村詞箋注》，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
- 趙萬里輯：《花翁詞》，收入於氏輯：《校輯宋金元人詞》，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趙福勇撰：《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

文系博士論文，2011。

崔海正、代亮：〈劉克莊詞論——從《後村詞話》看後村之詞學觀〉一文，收入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14 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07，頁 197-206。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國文天地》26：6（2010.11），頁 41-44。

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收入於氏著：《唐宋词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294-303。

